

郁達夫全集

第五卷 日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浙江

浙江文献集成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本卷主编 陈其强 郁峻峰

郁達夫全集

第五卷 日记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本卷说明

自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郁达夫全集》问世以后，十数年间作家日记未再被公之于众，故本卷完全延用一九九二年版《郁达夫全集》所收日记，仅依据作家自编之《日记九种》、《达夫日记集》、《奇零集》、《闲书》及其他原刊，对一九九二年版《郁达夫全集·日记》个别排印错误有所修订。

本卷由李杭春负责审校。

目 录

丁巳(1917年)日记(1917年2月25日—12月20日).....	(1)
断篇日记一(1918年8月28日—1920年9月21日)	(11)
塙原十日記(1921年8月10日—18日)	(15)
莞城日记(1921年10月2日—6日)	(29)
劳生日记(1926年11月3日—30日)	(35)
病闲日记(1926年12月1日—14日)	(51)
村居日记(1927年1月1日—31日)	(61)
穷冬日记(1927年2月1日—16日)	(91)
新生日记(1927年2月17日—4月2日)	(105)
闲情日记(1927年4月2日—30日)	(143)
五月日记(1927年5月1日—31日)	(163)
客杭日记(1927年6月1日—24日)	(179)
厌炎日记(1927年6月25日—7月31日)	(196)
附录:《日记九种》后叙	(214)
断篇日记二(1927年8月1日—11月8日)	(215)
断篇日记三(1928年1月1日—2月28日)	(228)
断篇日记四(1928年3月6日—7月31日)	(241)
断篇日记五(1929年9月8日—10月6日)	(252)
断篇日记六(1930年1月1日—31日)	(263)

断篇日记七 (1930年2月1日—28日)	(274)
断篇日记八 (1930年3月1日—4月30日)	(283)
断篇日记九 (1930年5月1日—1931年6月16日)	(298)
沧州日记 (1932年10月6日—13日)	(317)
水明楼日记 (1932年10月14日—11月10日)	(323)
断篇日记十 (1933年1月19日—8月19日)	(342)
一月日记 (1934年1月×日)	(344)
避暑地日记 (1934年7月6日—8月14日)	(346)
故都日记 (1934年8月15日—9月10日)	(363)
梅雨日记 (1935年6月24日—7月27日)	(374)
秋霖日记 (1935年9月1日—20日)	(382)
冬余日记 (1935年11月19日—12月8日)	(391)
闽游日记 (1936年2月2日—3月31日)	(401)
浓春日记 (1936年4月1日—20日)	(431)
回程日记 (1937年4月30日—5月4日)	(445)

丁巳(1917年)日记*

(1917年2月25日—12月20日)

序

去岁教育部有令留学生各记日记报部之举，亦有倡议反对者，予实亦非赞成此举者也。然日记为人生之反照镜，伟人烈士，其一言一动，多足以移易风尚，而感化世俗。若不逐日记录，则其半生之事业功勋，只残留于国史传中之半张纸上。其一日一时之思想，一举一动之威仪，势必至如水上波纹，与风俱逝耳，是不亦可惜哉！予非伟人，予亦非烈士，然人各有志，时势若草，虽黄河浊水，亦有贯入银河之一日；为鹏为雀，固不能于细蛋时论定也。

此日记非为教育部令而著，亦非为他日史官之参考而著。要之如赤松麟迹，其一时一刻之变迁移易，俱欲显然残留于纸上耳！

丁巳阳历二月十六夜

* 编入本卷的《丁巳(1917年)日记》远非全貌，除特别注明外均散见于一九九一年六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郁达夫风雨说》一书。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夜膳后访大贺先生。归途中，仰视星月，颇有天体有恒，人事无常感。因欲立遗言状一纸，防死后之无人识我意也：

遗言状草稿

.....

予生三岁即丧父，虽幼时尝见先考图形，然终不能想象其为人。“汝父正直，故有汝辈。他年汝辈之子、若孙，亦当以是告之。”此祖母之言也。“汝父正直、谨饬而自晦，使汝父若在者，汝辈当不至有今日。”此生母陆氏之言也。予脑中之先考行状，如此而已矣！.....
翌年二十一岁更至名古屋八高欲习医，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曼兄不知，怨予志不一定，绝不与交，亦不欲以弟视予。予无力与之争也。平生喜藏书。得钱尽买书，故日用时不足。曼兄疑予无行，是以屡告急而不欲为之助。此番绝予，想亦此之由。而予卒因不能自明而死.....

天暖后当小作校外功程，以救目下穷状耳！

.....因给供不支，改习文学理财。.....

(据《郁达夫研究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

三月七日

……昨日思成一大政治家，为中国雪数十年之积辱；今日更欲成一大思想家，为世界吐万丈长之华光。然而世人皆忌我、嫉我、怨我、迫我，便予不得不成一万事投人好之人。万事投人好，是牛马奴妾之不若，而谓郁文为之乎？！

三月十一日

予辈月费只三十三元耳。以之购书籍，则膳金无出；以之买器具，则宿费难支。学工者不能于休假期中往各处参观工场；学医者不能于放课时间入病院实习诊察；……

三月十五日

……

午前听藤冢先生讲中文，嘲骂中国人颇不能堪。欲作书与校长，使勿再轻狂若此，恐反招辱，不果。午后读鲁曼鲁澜哲学警句，曰：人生非若春日蔷薇，乃暗暗中无穷之战斗耳！万苦千难欲沮丧我，然我决不欲为所服！……

五月三十一日

……午前，为日人某嘲弄，笑我国弱也。此后当一意用功，

以图报复耳！……

六月三日

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之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欲保命不可不先保国，不见彼印度、朝鲜、犹太、埃及人乎，彼亦犹人也，而为人所杀戮、轻笑者何哉？无国故也。呜呼！彼辈生后已不识祖国之土地，忍泪吞声，甘心受人侮弄宜也！若予则生及季世，目见国事之沦亡，岂得瞑目学愚，甘心受人辱骂乎？吾不能也，吾不能也；宁死耳，吾不能学此也！

六月五日

……俗语曰：万恶淫为首，诚非虚语也。

六月七日

……读唐诗至“依柱寻思倍惆怅”句，忽忆及少年轻薄，受人嘲侮时事（眉注：嘲侮，初与范某见某于教会堂时事也）。觉以后不得不日日用功，图雪此耻！……

六月八日

……自与曼兄绝交后，予之旧友一朝弃尽，影形相吊，迄今半载，来访穷庐者二三小孩外只洗衣妇及饭店走卒耳。……

六月十日

……购纸印数事。隆子嘱代买《寮歌集》四册，为之奔走半日。……告以已为定妥《寮歌集》。

……

六月十一日

……念隆子不置。……发垂垂及颊际，衣睡服，晨妆尚未毕也。……归家后如醉如痴，觉一日心忐忑不能定。……私怨隆儿何以不以家系、学籍事问予，……总为女儿含羞，不易动问故耳……坐立不安，觉总有一物横亘胸中，吞之不得，吐又不能，似火中蚊，似圈中虎。……已为 Venus 所缚矣！

……

……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

六月二十日

……予已不幸，予断不能使爱予之人，亦变而为不幸。此后予不欲往隆儿处矣！……

……夜思兄弟无情，几欲自杀。……

六月二十一日

……予之兄弟诚如舜之兄弟，无一日不以杀予为事也，然予倘被杀，天帝当鉴予诚，为予图报耳。……

六月二十四日

……午后至隆儿处取英诗集，与诀别，以后不复欲与见矣！
(是日眉批：自十日起，至二十四日止，此十四日中予乃梦中人也。)

七月二十日

……午前为祖母送香篮至后土祠，诸巫女皆赞予孝祖母，大笑。……

八月九日

……薄暮陈某❶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潜堤氏手书也。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清老秀才矣！

……夜月明，三更出至江上，与浩兄联句。……曼兄七、八年前留别作中语……

八月十日

……晨八时发曼兄邮片，寄昨夜联句去也。……

九月五日

……昨发曼兄信一封，寄往大理院。我虽如此，彼恨我之情犹未已也吁！……

九月二十七日

……(《紫荆花》自序略)兄弟皆伪也，世有兄杀弟者。象是也，郑伯是也。更有弟杀兄者，匡义是也。世人不察，以兄弟为同气之枝，误矣！予今日不得不作是书，作是书而不足以醒世人

❶ 于听按：据查，系指当初的媒妁陈凤标。

也，予将蹈东海而逝矣！读予书者其亦有所感乎？

十月八日

.....

今日晤刘某，伊将于下月初休学返家，从事开垦。与谈一小时，觉兔儿葛纳夫《新土》第一页之引用语忽成金色，予之想象又开一新生面矣。为外界所触，即欲有所动作，时机一过寂焉无声，此予之敝也，亦予之性也。闻刘某语，觉予之本性又现，忽欲将《紫荆花》之后半部移入荒山野岸，置主人翁于鹿豕苦工之间，并将首章文字拟就——十年沈梦为茅店鸡声所破，跃起重衾，天光未赤，西窗裂缝，色正微茫，觉襟前慈母手中故线色与绝似。举手遮目，旧事都如电影，一一回旋于十指纹中。泪欲流时，荒鸡又唱，被衣启户，见东方云缕红似春潮，齐向予高唱朝礼，青女满郊，衬出寒鸦数点，凄凄凛凛，始识昨夜已抵黄村古驿矣！——.....

(原载《郁达夫研究通讯》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十月十一日

.....

兰坡书来，附有《戒缠足文》。

十月十五日

……写真系一观书，半面书为 *The War and After*，余即以之为写真之名。……

(据《郁达夫诗词集》，一九八八年十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

十月二十一日

……入舍，得兰坡书，有诗、文六篇附入。

十二月十九日

……夜入地狱，得来年自新之暗示，平生第一大事也。卢骚忏悔录中亦云云。……

十二月二十日

……晨至东京，昨夜本拟宿静冈，因不能安眠，卒于十二时乘车来东京，吁伤矣！……予近来之费用较之未病前大有差异，不识予近来之消费，果为病故乎，抑假病之因而逞予下劣之私欲也！要之，予之精神上之堕落，至昨日而极。若由此不改入正路，则恐死无日矣！予之祖母、母亲、兄弟、叔伯咸望予成人；予之未婚妻某望予尤切。予而自弃若此，何以对祖、若母、妻、若

兄？更何以对亡父于地下？……万恶之端已开，从此而入地狱，极易易耳。当头被击，尚不能醒者，未足与谈禅，未足与上懊怜比山者也。生死关头，在此半岁中，诚之哉！

（据于听《郁达夫风雨说》）

断篇日记一*

(1918年8月28日—1920年9月21日)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午前阅报，知徐世昌将当选总统职。俄疆战事，日兵死伤二百余人，颇快人意也。

(据《郁达夫诗词集》，一九八八年十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

十月十四日

……午前接长兄书，劝予勿作苦语；又云：富春无大人物，为地方山水所缚也。……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又做了两句诗：“朔风有意荣枯草，柳絮无心落凤

* “断篇日记”中除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两则日记外，其余均散见于一九九一年六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郁达夫风雨说》。

池”。这两句诗若被曼兄看见，定能为他所赏。

……总觉得不入调。……

一月二十二日

……《随鸥集》将放一异彩矣！……

三月二十一日

归遇隆儿、梅儿子于途，为之自失者久之。

五月五日

……山东半岛又为日人窃去，故国日削，予复何颜再生于斯世！今与日人约：二十年后必须还我河山，否则予将哭诉秦庭求报复也！

……

五月六日

……北京大学生群起而攻曹汝霖、章宗祥、陆润田三人。

……